

近代日本小說集

東方文庫第七十九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日本小說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夫婦	國木田獨步著(一)
金魚	鈴木三重吉著(四)
兩條的血痕	石川啄木著(四九)
久米仙人	武者小路實篤著(七七)
潮霧	有島武郎著(八三)
投票	菊池 寛著(九三)
作家傳略(附錄)	(一〇三)

夫婦

一

我最要好的朋友坂本熊男，突然寄來了這樣的一封信那時我在鎌倉。

「犬養君足下：

我近來有着說不出的苦，從前不和你說，實是瞞了你了。承你屢次詢問我們夫婦間的情況，我每次是怎樣答復你的？

平和！屢次寫了這二字回答你。可是實際怎樣？決不是平和的。如果說是平和，那是冷的平和！是溪間或湖中滿着雪融的冰水一碧如鏡似的平和！我們夫婦難道是希望了這樣的平和，組織來日方長的家庭的嗎？

巧 國木田獨步



卽在今日，如果除你以外的人來問我們夫婦間的情況，我必定回答他說，「託福很平和的」昨天妹子也低聲問我：

「阿哥有甚麼不快嗎？」

「沒有甚麼。爲甚麼？」

「但是，覺得你臉上不高興，有些奇怪。并且嫂子底樣子也兩樣，我想或者……」

「母親也這樣說嗎？」

「是的。」

「但是，像你看見的樣子，我們不是也沒相罵嗎？」我這樣說，妹子也只說「是的。」不深究了。不過，足下！我們夫婦間的不安，不知不覺已在大家的臉上態度上現出來了！現在只將這不安告訴你。

原因是甚麼？我想，這是你第一件要問的。可是，我除回答說不知道以外，沒有可說。

如果知道了這原因，無論有甚樣的障害，我必毫不躊躇地把彼除去。

只要能夠過我們所曾經希望的生活，——能夠繼續像結婚後四個月間的生活，無論甚麼，都可以犧牲。

但是，理由不明的不安，將如何呢？我們夫婦間的平和，爲甚麼冰結了？這原因不知道有甚麼方法可想呢！

二三日，我在園中亭子內椅上坐了，看着林間留着的夕陽，覺得有人坐到我身旁來，一看，就是妻。

「看甚麼？」伊問。

「只是茫然地坐着。」

「好景致啊！」

「噯，好景致！」

「那閃閃的是甚麼？你看！在那樹林中。」

「大概是哪裏的玻璃上的反光罷。」

「大概是的罷。」

我一緘默，妻也不作聲了。我看着前面的樹林；妻呢，眼向着遠樹。空氣沈下，日西落了。天外遠遠地低低地流着白雲。

「已是秋天了！」

「是的。」

妻的答話，我聽去總覺得寂寞無聊，大家又沈默了。這時，我心中起了不可說的悲哀，如果沒有妻在旁邊，恐怕是要將臉靠在圓桌上吞聲地哭了。

「你近日好像是心境不快，有了甚麼了嗎？」妻看着我的臉問。

「也並沒有甚麼；臉色不好嗎？」不覺這樣說。就是騙了妻了。

「臉色呢，也和平常沒有甚麼兩樣，但是……」

「倒是你甚麼了？」

「並沒有甚麼呢」妻脫口地這樣說，就在那裏騙我罷。我是看破妻也和我一樣地痛心於不安之念的，恐防在妻看來也是這樣罷。如果如此，那末，彼此欺瞞而彼此被欺瞞的事，是彼此知道的。

女僕來請吃飯，大家就急忙地到屋子裏去了。可見得，大家彼此都不願和這問題接觸；至少，兩人之間的怡公然地研究這問題，是明白的。

我確是怕着。我想設法不將這苦悶使妻知道。不過，如果妻已看破了我苦悶着的情形，總想於大家未出口以前，避免這苦悶。從大家心內除去不安的念；回復從前快樂溫和的交情。

兩人中間的確有了溝了。真是可悲的事實。

大家的愛薄了嗎？決不是斷然不是！大家要想填滿這溝，就是證據。

爲甚麼有溝？不安了所以有溝的呢，還是有了溝所以不安的？究竟爲了甚麼；我竟一概莫名其妙了！

我開始會說是冷的平和，其實；不如說是有熱心的不安，來得適切。

有時好像有寒風一陣吹過頭上的樣子，這是爲失望所襲的時候；有時蒸也似的熱，漲滿全身，這是要將我們夫婦從這現狀救出，在心裏焦灼的時候。

眼前只好依賴你的深遠的友情和智慧了。」

二

我讀了這封信大驚，但是很不得要領。

所謂相互的不安是甚麼？所謂原因不知道爲甚麼？爲甚麼像那樣結了婚，那樣交情好的夫婦，弄到如此？單就了這封信，究竟是爲了甚麼，我也一概不明白。

坂本熊男最初與若代千代子相識，在七年以前。那時坂本二十四歲，千代子十八歲。相識以後，兩人不久就陷入戀愛。

那是春末的事：有一日，坂本著了高等商業學校的制服，突然到了我的宿所：

『不一淘到大森去嗎？』這樣引誘着說。

『幹甚麼去？』

『我的下面一級中，有個名叫若代的。我和他才於一星期以前在運動場上熟識，是個有趣的人；屢次叫我到他家裏去玩，所以我想去看看。一淘去罷！大概是在八景園的後面，他自矜誇，說家裏庭園很大呢。』

我也不願在下宿的樓上悶悶地過春天的星期日，就表示同意，兩人同到大森去了。

若代家庭園却廣，有不十分高的岡，有樹林，有草地。庭園的佈置，雖不會費過人工的經營，却具有自然的風致。若代歡熱地接待我們，不到屋子裏去，就直接引導我們到園內，上岡上的亭子。

若代比坂本小一歲，身材修長，白色和顏，是個好像小孩似的快活的青年。

他父親原是一個做過地方長官的人，因為人物清廉，又不關心於理財，遺給妻

和子女的財產，就只舊有的公債證券和稍許的鐵道股分，此外就是這大森的邸宅。退隱以後，在大森住了三年光景，就死去了。

若代和母妹三人住在這邸宅，通學於神田的高等商業學校，學着銀行科，成績不好也不壞；不過因為性質爽快，溫順，有令人可愛的地方，所以教師同學都愛好他。

我們坐在亭欄上正在任意雜談着，一個十七八歲的上品的女子，搬了葡萄酒和果子來了。

「呀，你真解事！」若代笑了說着，更對了我們：

「這是妹子千代。這位是坂本君。還有犬養君。」這樣隨便地介紹。

千代子像着伊的哥子，是個白色，面龐微圓，眼色冷靜的少女。舉動也沈重，有自
然的窈窕的風度；一切都像哥子，不過因為是女子，總有一種好像老成莊重的地
方。

不久就到正午，妹子又來：

「阿哥，吃飯了。」

「可不可以就在這裏吃呢？」

「因為已經在樓上豫備好了。」

「嘎！那就這樣罷。」

我們就被引到屋子裏去了。屋雖不很大，却頗乾淨，建築像別莊式；從樓上可望見東京灣，眺望很好。

飯畢，我們就出去散步，出羽根田灣到川崎，從川崎乘火車，坂本和我到新橋，若代呢，在大森下車了。

此後，坂本又誘我去了兩三次，千代子只於有事的時候看見，從不曾加入談話的儔伴；若代的母親也不過招呼招呼罷了。

有一天，快晚了，坂本走來：

『今天到大森去過了。』

『甚麼樣有趣味嗎？』

『聽過千代子女史的凡和琳了。』

『正式地接待了呢，出色嗎？』

『出色的罷，我是不知道，好像是出色的呢。』

『你若唱軍歌就好了。』

『我試過劍舞了。』

坂本到大森的次數，漸次加多，和我同行者後來不過是五次中的一次。退了課就和若代同行，要到夜裏十點鐘回來的時候，好像也有了。

這當兒，我已覺到坂本和千代子的關係不是尋常，有一次：

『好像很熱心呢！』

『甚麼？』

「大森訪問咧。」

「你覺着了嗎？」

「甚麼？」

「還說是「甚麼」！你不是說妙話嗎？」坂本不安了，我也好笑起來：

「凡和琳像個很合你的心意呢！」

「壞的嗎？」

「好壞是別一問題，總之是事實罷！」

「是事實！是規規矩矩的事實！」

「并且是快樂的事實！是可豔羨的事實！」

「秘密的哩！」

坂本是個極率直的人，雖然堅強，裏面却有着燃燒似的情熱，一經傾心，就不容易後退。和我同鄉，是中學校時代以來的親友。我因為深知道他的性質，所以關於

這戀愛的進行不能不注意了。

「後天的星期日，我也到大森去罷。你是不用說是去的。」

「嘎！去的，一淘去罷。」

夏天已近，學校快要試驗，我們正是非常忙的時候，兩人從朝晨就出了下宿去訪若代。正在樓上雜談，坂本不知在甚麼時候下去了。過了一會，若代和我到園中亭子裏去找尋，却仍不見坂本。

「你，你，」若代忽低聲叫我，一面指着林間。我覺到了，一看：坂本將制服的上衣脫了掛在旁邊的樹梢，只剩了白的襯衣臥在草地之上，用皮鞋頭蹴着泥，好像在那裏讀甚麼，前面擺着洋裝的書，正在一心地看呢。千代子坐在橫面，像個在那裏編物，面孔被樹枝遮住了，看不明白。清涼的綠蔭，在兩人的上面覆蓋着。

「有趣啊！」若代說着把頭縮了微笑。

「叫一聲看罷。」我說了，若代就搖手：

『不要！不要！』這樣止住了我。『你覺得甚樣，他們兩個？』

『我覺得是快樂的。』

『妹子全然入魔了！好的，我當作不知道。』

『但是你母親覺得甚樣呢？』

『不知道呢！因為母親是母親，我是我。』

『但是大概是知道了的罷。』

『不知究竟如何？因為母親並沒和我說過甚麼。』

『坂本合你母親的意嗎？』

『母親是永不評論人的，並且不多說話，所以我不知道。不過坂本每次來，總有吃場請他的。』

我把話頭轉換了。過了一會，坂本一個人蹣跚地來到亭子裏：

『想杯啤酒喝啊。』

「說得寫意！」我不覺這樣說。

「就給你喝罷。」若代說着入屋子裏去了。

「在那裏讀甚麼？」我故意正經地問。坂本沈靜地：

「銀行論。」

「說謊！」

「那末你看！」從袋中取出的，確是教科書。「你在這裏看見我了嗎？」

「是若代尋着的。」

「說甚麼了嗎？」

「只是笑着。」

正說時，若代來了，自己提了啤酒瓶，叫女僕拿了杯子等類。於是兩人就止了談話。飲起酒來。談說的只有我和若代。坂本默着遠看郊外的樹林，我們笑的時候他也笑。他大概是在那裏一心想着將來的快樂罷；或者是醉於現在的快樂，在那裏

把心溶化於無念無想之境地了罷。

試驗順當地通過，坂本優等畢業了。受了某銀行的招聘，任爲上海支店的店員，歸鄉幾日仍復來京，豫備出發。下船的前一夜，我無意中問他千代子的事，他雖會鄭重地俯視沈思，終於就此把話頭轉換了。那時我雖覺得是出於意外，却也沒有說甚麼，忽而來了這樣的一封信，信面打着神戶的郵印：

『我愛千代子，千代子也會愛我。可是兩人却不會在口頭作過將來的約束。我這到上海去的時候，曾想和你商酌了去公然相約的。』

但是，我之所以過慮猶豫，也有理由：我現在的年紀，到底不能娶妻；至於行四五年以後的約束，覺得爲千代子計，是很不利的女子。十八，已是婚期，如果勉強地公然約束，我想徒然是束縛伊的。』

我見了這封信，很佩服坂本的處置，同時對於他內心的苦惱，也極表同情。坂本出發了以後，我也時常去訪若代，覺得千代子也看不出有和前兩樣的地方。若代

呢，也像個依然照常和坂本不絕地通着信。

第二年，若代也卒了業，就受大阪某會社的招聘，將大森的住宅，租給別人，帶了母妹赴任去了。

不覺過了五年。這裏面，坂本不曾回國一次，我也一次不曾去會過在大阪的若代，三人之間，無非只有書信來往罷了。

第六年上，坂本做了東京本店的店員了，他回到東京，就從故鄉接了父母和妹，在本鄉賃屋居住。我住在小石川，兩人的往來，又像學生時代了。這時，我已有家眷，有一天，坂本走來：

「我想娶妻，你以為如何？」突然這樣說。

「這是我也早想說的。有對手者嗎？」我說，

「千代子女士哩。」他這樣回答，我且驚且喜：

「大贊成！請就去說合罷！」

「我直接去問了千代子的意思再說。」

「有問的必要嗎？」

「當然有的。我別離以後，沒有直接給伊信過，千代子也沒有直接寄過信來。所以，我以為現在有探問本人意見的必要的。」

千代子仍住在伊哥子的家裏。爲甚麼到二十四歲了還不結婚，這却不解。在這裏面，不應該沒人求婚，或者都謝絕了也未可知。如果如此，那麼爲甚麼謝絕的呢？這樣想來，覺得坂本確有探問本人意見的必要的。

坂本像個就出信了。過了四五日，他跑到我家裏來：

「唉！這封信，你看。」

說着丟出來的是千代子的回信。信裏的意思是這樣：「你的話感謝！可是快樂夢醒了，花落了以後，我心裏已毫無溫氣，倒不如獨身罷。正這樣決定了。幸而哥子是你所知道的性格，也不會探討我的決心，母親雖然知道，但也不相逼迫。一家很

平穩無事地過着日子。請勿因此見棄，仍認我爲永遠的朋友，賜以交際，和對我哥子一樣。」我讀了這信：

「你以爲此信如何？」

「還有甚麼「如何」呢？全然像個夢了。」

「可憐千代子女史已在那裏絕望了哩！」

「所以，究竟怎樣才好？我全不知道了啊！」

「你還愛着千代子女史嗎？」

「當然！所以去說合的。」

「到大坂去罷！」

「是的！」

他就乘了當夜的火車到大坂去了。第三日寄來的信中說：「這真所謂想想難而做做容易了。千代子女史初時也仍說這麼那麼的，我到終把伊說服了。局面突

然一變，千代子女史就仍舊變了千代子女史，我們立刻回到了大森時代了。

只告訴你回到了大森時代了一句話，你想想想像我們的幸福看多是不說了！老母和若代都已快諾我的要求。那末結婚何日舉行呢？這是現在的問題。『可是，又有了意外的障礙：因為坂本的父親病了，於是把結婚的日期延遲，原想等他父親病愈了再決定的，不料他父親竟不及見新婦的面，就此去世，於是坂本也和若代同樣，只有自己和母妹三個人了。』

等到亡父百日，已是歲暮，到了二月中旬才行結婚式，七年來的戀愛，於是圓滿成就了。若代爲表示祝意，將大森的邸宅，贈給新婚夫婦。新婚夫婦的住入這紀念很深的屋裏去實現最快樂的舊夢，是半年以前的事。

三

所以，我見了坂本的信，又驚又怪，終於不得要領起來了。於是就寄了這樣的一

封信給坂本：

「當局者的你，尙且不知道的原因，我當然沒有容易知道的理由，原因既不知道，方法也無從施起。」

但是，無原因的現象，是不會有的，你應該平了心好好地研究。

三四日內，姑且來訪你們，作二三日的勾留。那時或者有可商量的地方罷。這真是可痛的事實，是萬不料的事實。如果給若代曉得了，就是一切無關心的他，也要吃驚，也不知要怎樣地耽心罷。暫時無論對誰，且請和從前一樣地秘密着。」

這信一去，從那方面來的却是千代子的信：

「不快的消息，傳到了你耳裏，這雖是遺恨得很的事，還求你賜以審察。我們夫婦近來狀況，和前大不相同，兩人之間，覺得日日疎遠，一想到此，心腸如裂了。」

說雖如此，並不是夫的愛冷却，他的愛顧我，實愈深重；就是我，愛夫的心，也不異從前。雖然這樣，我們夫婦間的狀況，却不及往時。這不是可傷心的事嗎？

如果這樣下去，我倆的情好將如何呢？一念及此，昨夜曾通夜暗哭。

我夫也似乎很苦惱着，可是甚麼都不易說；我在夫的面前，也竭力地裝着快樂。可是，這斷不是我倆所能長久忍耐的，覺得七年前的夏天，真可懷戀。」

這樣寫着。一切奉託，叫我想個甚麼的法子：這是伊的依賴。

我看了這信，覺得事情越不容易，細細考慮，愈考慮愈覺得不可解起來了。姑且快到大森去看了情形再說罷，除此也無別法：就這樣決了心，把正在着手的調查事件，趕緊整理了，豫備明日早晨出發，這天晚上，忽然又從坂本寄到了信：

「來信感謝地拜讀了。」

的確如你所說，當局者的我們夫婦尚不自解的原因，你自然沒有可以判定的理由的。求助於你，原是我的愚癡；不過，因為計窮，遂不覺向你泣訴了。請原諒！

我依了你的話，近來曾屢次把忿悶的心壓定了來細想。昨兒晚上，黃昏正籠着庭院，我悄然從屋子走出庭間，暫時在林中徘徊。就走到了那個亭子裏。

啊！秋夜的寂靜！月已在林上放着薄薄的光，遠村都籠着煙，樹林好像浮上似的，天空澄淨，太白星輕輕地懸着。我坐了作種種的遐想，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快樂時代來。

那時代大家都還年青，現在也還年青，但是現在的少壯和那時比較，如果用文學家的口吻來說，有詩和散文的差異。那時甚麼都自由，快活，大膽，而且都帶着神韻。現在如何？現在的情況，也無須多說了！

但是，如果這是自然的變遷，那也是無法的事，唯有覺悟人性的構造原是如此而已。好的，好的，無論怎樣都好的！

所不好的，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從這裏想到那裏，一回想到從前，就覺得忍不住。請忍耐了聽，曾有這樣的一件事……伊呀，不寫了罷！寫了出來也是徒然。好像聽過音樂的人對了不曾聽過音樂的人說那樣這樣的樣子，自己的深的感情的曲折，斷不能傳給別人的。我一想起從前的經過，重翻從天吹到我胸裏的戀愛的

樂譜，那時的情形就明明白白地現出在我的眼前：日光照着，木葉閃爍着，溫風含了草的香掠過面孔……啊！那時的這時候。千代子和我，都多少快樂啊！

忽然仍回到現在了，一想起我們二人現在的情形，我就身體寒震了。

「怎麼樣！怎樣好呢！」不覺就自己這樣說。忽然聽到啜泣的聲音，吃驚了急向近旁一看，原來是妻是千代子，伊不知是甚麼時候來的，薄暗中靠住了亭柱，把臉掩着。

「你甚麼了？」我驚了走近去問。妻一語不發，只是愈加哭泣。啜，甚麼了，甚麼了？我雖越加催問，伊總不回答。

有甚麼可回答的呢？千代子也是爲我們兩人的將來哭着的。你想，還有別種光景像這樣慘澹的呢？啊！這是我們兩人的終結嗎？想到這裏，心如裂了！

「那時才是樂呢！」千代子突然擡起臉來，將舊歡的悲哀在一言中包括了說。「是的！我也正在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們大家要像那時才好啊！」

「真是的。」

「你我現在也和從前一樣，大家愛着，並不是不能回復像那時的心情來過活的。」

絕望的背後，就是希望，這以後的二人的對話，我想也不必多敘了。

兩人彼此談說之間，彼此心中的不思議的重壓，漸漸輕去，月光皎潔，同時兩人的心也就皎潔。歡喜之極，大家擁着哭了。

到了這裏，兩人的爲甚麼這樣苦悶，殊不可解。或者可以說是天風一來，覆着月光，雲，也被天風吹散了罷。

兩人乘了明月，愉快地散步林間，一面散步，一面話着七年前的舊事。

「就是這裏哩，你說捉地鼠，曳上了襯衣，拿棒掘洞的地方。」

「那時的地鼠還活着罷？」

「早已死了囉。」

「不，還活着。又碰見了我這亂暴漢，在那裏驚恐了罷。」

月影閃閃地從林間漏下，草上的露發出光亮來，樹林的裏面昏暗得森然。

「長久不唱了，唱歌好嗎？」

「伊呀，倒還是想聽聽長久不聽了的凡和琳。」

「就這樣罷。」

於是兩人就進屋子，千代子拉了一曲：「這就是你單獨來耍的時候所拉的曲子哩！」

我聽了這話，就兩次三次地要伊重拉。

就這地罷。無論怎樣能忍耐的你，聽到這程度以上的歡樂談，也要難過的罷，我相信。」

四

「有甚麼相信不相信呢。」我讀了這封信，不覺口出這樣妒語了。

但是，與其聽了朋友的不幸談，蹙着眉頭來表示同情，也許還是聽了歡樂談來笑着嫉妒的時候，來得彼此幸福罷。他們既然如此，我也就覺安心，於是就把明日的訪問放寬，復了這樣的一封信：

「浮雲一過，再好沒有。原想明日來訪，照來信所說的情形，覺得也無視察的必要，就豫備暫作罷了。

我相信：地鼠必定吃驚了，聽了你們的談話。

不日我也要來受驚的。那時請客的肴饌，請你們大家先行籌議豫備！

我繼續從事於別的調查，經過兩禮拜才完畢。又即因事旅行關西，順便去訪若代。若代的爽氣仍不減從前，兩人快樂地談，快樂地飲，關於坂本夫婦的近事，我當然瞞住；只說他們情愛勝昔。

「偶然相罵也好，要這樣才有趣味。」

「奇怪的哥子無聊的哥子」

「哪裏！我如果娶了妻，一月一次光景是要故意地相罵的。妹子和坂本的彼此討厭地戀着，覺得可笑得不堪哩！」若代說了更繼續說：「也好！可賀的！替他們在這裏乾杯祝賀的酒罷！」說着，舉杯飲盡，那優和的臉上，湛着天真爛漫的笑。

關西的事務，一禮拜完畢，我一回到鎌倉，過了一天就到大森。坂本夫婦的樣子，原沒有別的變過的地方，却是也看不出他們的快樂來。膳席上所雜談的，也無非是普通的世間談和關於大坂的若代的事等，至於關於近日來的問題，我出口，他們夫婦也好像是故意迴避着的。這迴避裏面，似乎很有許多的雲霧遮蓋着，我就覺得有些出於意外了。食事既畢，坂本和我在庭間散步：

「如何以後的經過？」我遂出口問。

「像你所見的樣子，不思議罷。」

「不是也沒有甚麼兩樣嗎？」

「是呀！說是沒有就沒有，說是有就有的。這以前也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前次來信，我已聽到值得驕羨的情形了呢。」

「伊呀；真是慚愧！如果是那個，請你不要提起！」坂本俯着首說。

「怪了！不思議！」

「我前次說是浮雲一過，其實那時好像不是這樣。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雲縫裏的月亮。」

「這却怪了！那末別有甚麼深的原因嗎？據你的觀察。」

「或者是這樣。但是，這回的傾向，和前略有不同。總之，問題在兩人的心情上，兩人的心情都和前有變過的地方。」

「怎麼樣？」

「這却難以言語形容。」

「那麼究竟變好呢，還是變壞？」

「也不是好壞，因了看法甚麼，都說得告訴你。我近來看一本小說是日本的裏面，原也沒有寫着大了不得的事，但我因種種沈思，他人的立談，也足打擊心胸，同樣，這小說中片言隻句，也就使我起種種的思考了。已經略有發明的地方……」

「發明了甚麼了？」

「伊呀，現在不說，再讓我想一會。如果想定了，就依舊詳細地寫了送給你，請你看看。」這樣靜說了莞爾而笑。

「就這樣罷。請你寫了寄來。關於此，我也想表示我的感想。依你說，那麼已知道了原因了。」

「大概是的。」他的話中，似乎已有自信的地方。我當夜就留宿在那裏，笑談到夜深，次日即回鎌倉。」

五

過了一禮拜，坂本來的信是：

「犬養君足下：

千代子和我，都自己不知自己。請把前次寄給你的信再一看。

我前次是怎樣寫的？我對了千代子，說現在大家的心和從前沒有兩樣，要將現在變作從前，也非不可能的。會這樣寫着罷。我覺得我們實全然不知道自己了。一切原因都在這裏。我們曾為追求這原因自己苦悶。

十八歲的少女和二十四歲的青年，大家因了燃燒樣的戀愛把身魂打做一團的時候，距今已七易星霜，現在要想大家和從前一樣，這如何能說呢？

我結婚的時候，所戀着的是七年前的戀愛。

千代子也是這樣。伊曾一次怨我罷，也曾失望過罷，但這仍是戀愛的作用，所以伊和我將要結婚的時候，所戀的也是從前的戀愛。

一經戀愛就結婚，戀愛這東西還尚且常不能持續；戀着七年前的戀愛而結婚

的我們要想在結婚後回復戀過的從前，如何能夠呢？

并且，我們在結婚的當時，因了結婚的快樂，誤認爲這是戀愛的夢的再演，希望這夢的永久的結婚的酒醒了，而戀着戀愛的熱情還沒有消失，於是二十五歲的妻和三十一歲的夫，不覺就感到了不滿足了。

我前次信裏曾說從前的少壯是詩，現在的少壯是散文；爲甚麼我那時不能發明說從前的戀愛是詩，現在的戀愛是散文呢？

青春的夢隨年齡而醒退，如果這是自然的順序，那麼戀愛也和燃燒的火一樣，同有消失的時候罷。這不消說是可悲的事，但如果人性原是這樣構成，也是無法可施的，不過，這裏還有人情的不盡的火，永遠在人的胸中燒着，詩裏散文裏，都可寄託思想，和這一樣，夫婦裏也可寄託夫婦的情愛，不限定要戀愛的音響永遠在兩人心中奏着微妙的音樂的。我相信。

假如有人遇到長遠不見了的幼時的朋友，因爲長遠不見了的緣故，兩人徹夜

話舊，敘談間，兩人也許都回復了兒時的心情。或把所憶起的那時所流行的兒歌來重新舉杯合唱的。可是兩人到終不過說「那時大家都有趣」罷了。至於他們的罷不能像從前一樣地大家交際，能不能大家快樂地唱着流行歌在同一工場勞動，全是別一問題罷。

幸而我們夫婦，當作夫婦沒有欠缺的地方，大家都相親愛的，如果不求其爲詩，但求其爲散文，從散文中去求詩，那麼就再幸福沒有了。

那夜，我們夫婦曾在亭子中相擁而泣；曾在林間散步話舊，曾在凡和琳上反覆地彈舊譜。那都是一現的空花，將這認爲無上的快樂，實是愚之極了的。

現在真是浮雲一過了。我說這話，你或者就要說「又來了」也未可知。以上的發明，其實並沒甚麼，如果被人情性的老成者聽見，只值一笑，可是在我們夫婦，却是非常的發明，在我自身，覺得實可以說是浮雲一過的。

如果我們夫婦，一直只是不安地不滿足地過去，結果就不知不覺和世上普通

的夫婦一樣，也不離婚，也不相罵，夫婦像個夫婦，安樂地可笑地過活罷。可是不能因此就消滅我以上的發明，因循地偃臥了哭泣和「得了」地拍膝大悟，在人的用意上覺得有非常的差異；覺得有消極和積極的不同。

我常希望人無論對於何事，總要常積極地用了意力，智力和情熱去過他的一生。

再重說一回：浮雲一過了，不是我把雲排去了。愉快不堪！

我對於這封信的回信，很簡單。『當局者的發明，無論其事怎樣細小，總是大成功。在情的世界中，能常自己發明了去前進，是智力的勝利；這發明能美滿地發展，是意力的勝利。我以有你那樣的朋友自己誇耀。』就是這幾句。

六

秋末冬初，若代從大坂到京，在大森滯留三四日，我也伴了妻同訪大森。若代此

來的事務，一件就是介紹坂本的妹子和其同事某結婚，媒議似乎已圓滿成就了。啊！快樂的集會！加了若代，我們的團聚尤覺格外增加光彩，他的性情中沒有酸味苦味，他不是戰鬥的人，却是無戰鬥的必要的人。我每次看着若代的臉面聽着若代的談話，對着若代的無限的愛嬌，常這樣想：假使社會上沒有一個像這樣的人，世間就要局促不好安住罷。如果將人比作人生必要的器具，他恰是樂器。

沒有他，已經也是快樂的集合；加了他，我們這日的快樂更如何呢！

晚餐以前，大家走到庭中且笑且談，入了樹林，踏着落葉各自向縱橫列着的小路散步，那時坂本夫人恰也和我的妻在相鄰的一條路上走着。突然向了我：

「你道地鼠真地還活着嗎？」這樣說。坂本警顧了我笑着：

「你又說這話了，好像很紀念着地鼠呢！」

「但是，奇怪！你所掘的窟洞還明明白白地在這裏呢。」

「甚麼？甚麼？你們所謂地鼠。」若代回頭來問了，我於是就把這典故簡單地說

明。

「我道是甚麼，如果是那個地鼠，三年前早死了，現在已是他兒子的時代了。」

「說起兒子，我們在現在，也是應該有兒子的時代了。」若代對我說。我笑而不答，但是心裏却想：『連聯想都不同了哩！』

晚餐一畢，我和若代坂本往那長久不到了的海邊去散步。

夕光的薄將暝，海面上的白帆，朦朧地把影倒映，沿岸人家，已上燈了，晚煙繞地罩屋，小兒們成了羣在路上迴環跑着。

突然，從大路轉灣的巷子裏，發出慌亂的人聲來，兩三個小孩，向內跑入。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到巷口去一看，低低地列着四五間的長屋，其中一間低門口，有好幾個男女立着。

「好！要殺就殺！快殺！和你那樣人一塊兒過活，將來不知要到如何的地步哩！」叫喊着的是女人的聲音。叫喊之中，却帶着寬宥人的神氣。

「甚麼！你這以死欺人的東西！在那裏開大口哩！情死負約的東西！殺人犯！誰犯着來殺你那樣的東西呢？你要死就去死！我料你也不肯死！情死負約的東西！」

「死給你看！我一定死，你看着！要做了鬼來捉你！」女人這樣叫喊着，立在門口的人們都嘻嘻地笑。

「死死死了去跟着鐵五郎，才是功德哩！殺人犯情死負約的東西！」

「用不着你多管！跟了鐵五郎去，和不跟了鐵五郎去，都用不着你去指揮。別像煞有介事！我並不和你情死，強盜坯！」

「說甚麼！」男子一喝，屋子裏倉皇地走出人來，「算了！算了！」地勸阻，一面將他扯入前面的長屋裏去。這也像是一個女人。

「你看！老子要打死你殺人犯！」男子還在那裏怒叫。

坂本和我們並立了向着立在巷口的一位本地人：

「甚麼事囉？」這樣問。四十歲光景的一個胖漢笑着說：

「夫婦相罵罷了。時常這樣。」

「所謂情死負約的是甚麼事？」

「這沒有別的，那個女人在姑娘時代，有了情人，因為嫁不成，曾約了男的到六鄉川去情死的。男的死了，女的呢，怕着逃了？」

「就是所說的鐵五郎嗎，伊的情人？」

「是的，是米店裏的兒子，相貌還好的。父母親成都不許他娶那女人，那女人是漁夫的女兒，在那時候，也是近地少有的美人呢。」

「現在嫁了這男子了罷。」

「是的。那裏！起初也只是姘的。同居以後，已經六七年了。要好的時候是很要好的，一不對，就會忽然相罵起來。」

「現在這情死負約者說要走了嗎？」若代驛着說。

「哈哈，是的，所謂田夫野人，就是那種人罷。」四十歲光景的漢子，用漢語把談

話中止了。

我們走了。過了一回：

『田夫野人好啊！』若代獨自笑着說。坂本只管在那裏沈想，一面板了臉孔步着。

『無論是什麼樣的美人，我總不要娶情死負約的看了男子死的女人作妻的。』

若代說畢，坂本就說：

『爲甚麼？只要有愛，不就可以嗎？』

『愛？愛看着男子死的女人的愛是危險的！』

『但是，假使現在的夫婦，大家很要好地過活，一次都不行相罵。那麼如何？因了人，或者能不相罵而過活，也未可知的。』

『那是別一問題了。』若代笑着逃避了說。坂本追進：

『不錯，是別一問題，情死負約看着男子去死，和到了後來，夫婦要好地快樂地』

「過活是別一問題。」

「未見得罷。如果夫婦間不斷地記憶着情死的事實，這事實常在夫婦的心裏蟠居着的時候，那麼如何？」我加入說。

「不錯，所以原不能說是完全的夫婦。但是，像那種社會裏，像我們所想到的以過去的事實來殺現在的情的事，是未必見得有的囉。」

「總之，是不完全的夫婦。」我說。

「但是，也是夫婦。」坂本說了再略想一想：「使他完全地發達，這是人類的責任。我以為夫婦的趣味，也就在這上面。」

「但是，一次有過的事實，是不會消滅的囉，一次騙過男子死的女人，無論經過多少日子，仍是這個女人。」我說了看着坂本的臉色，坂本微笑：

「事實當然不滅，但是所謂事實，並沒有值得那樣執着的價值的。比之事實，在人還是人的心遠來得大，遠是大的事實。讓女人爲了忍視男子死的罪惡去哭泣。」

做夫的如果能憐憫其情，更領導伊向正直清高的方面去，那就是所謂人心勝過事實了。所以，無論有甚麼事情，我總以發達夫婦的情誼爲人類的責任，並且還相信是必能發達的。如何？若代我的議論。」

『佩服了我的妹子幸福了！』若代鄭重地回答。坂本筭爾地：

『伊呀，我是幸福的！因爲這議論的一半，原是千代的主張。』

三人稍疲勞了，回去的時候，婦人們的琴，凡和琳，風琴，已開着熱鬧的場面。收場以後，就是恭恭喜喜的幕。

金魚

鈴木三重吉著
周作人譯

一到街上賣金魚的五月的這青樣的長雨的時節，阿房（Ojima）的事又復排解不開的想起來了。今天外邊又浙瀝浙瀝的下着蜘蛛絲一般的小雨。心頭只泛着那金魚的顏色，很是淒涼。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那時兩人正住在那青山（Aoyama）裏街的只有兩間平房一間樓房的一所小屋裏。

我正做我初次問世的著作，除了每晚往夜學校去授課以外，白天是整日的躲在樓上，一字一字的，連血都要變黑了的那樣苦心的，只在一個地方塗了又改，彷彿

佛狂人一樣的寫着。阿房那時便坐在樓下，獨自一個人，悄然的習練拙劣的字。現在想起來，這大約一半也是身體不好的緣故，在那時候阿房總是很不高興的，始終憂鬱着。

阿房的這個心情，在我是懂得的。伊自從將伊到我這里來的事情給伊的母親知道了以後，不斷的被來信很固執的責備，一天都沒有舒服的心情，這在我也能體察到的。但是無論伊的母親怎樣說，我未曾叫阿房拏出信來。末後母親索性對我也說起種種的話來了。這些東西我雖然不給阿房看，但伊看見寄來的是伊母親的信，裏邊寫着什麼話，伊自然也明白。因此伊總覺得對不起我，這念頭很使伊心痛，我本來也了解的。但是我每當想寫的話總寫不好的時候，無端的煩躁起來，更不體諒那些事情，便將毫無罪過的阿房拏來出氣的事，却是常有。我煩厭的走下樓來，看見阿房似乎只在就想伊個人的事的樣子，伏着含淚的眼，悄然的坐在沒有火的火盆旁邊，我便覺得阿房對於我和我的事業全沒有一點同情，只爲了

私下的事終日愁悶，好像獨自住在土裏一般，感到站不住的寂寞，登時煩躁起來，借了阿房俯着的後頸髮際的散下的頭髮做口實，說伊是沒有修飾的落拓女人。很厲害的申斥一番。那時正值我住了半年病院之後，箱子裏兩個人的東西幾乎一件都沒有了，這貧窮又使我引起了偏見。有一回曲解了阿房的態度，我說既然這樣的以貧窮爲苦，那麼不必留在這樣的地方，給我出去罷，在深夜裏要將阿房推出的事，也曾有過的。

此外因爲種種事情，說着無理的話，狠狠的申斥伊，此刻想起來，都是我的不好。但那時候却只恨着阿房，拏伊來出氣。雖然這樣，阿房總彷彿是自己不好似的，無論受了怎樣待遇，怎樣責備，只是默默的忍受。有時候我在很厲害的申斥了阿房之後，隨即悔悟我自己的無理，看伊隱藏了眼淚，很勤勉的上街去了，我寂寞的望着伊剛纔做着的一點拆洗的衣片摺疊了放着，心裏不禁想起給我這樣的男子做妻的伊的運命，也是可憐，這樣事情也常有。

但是那時候的我，終於還不知道世上有比我自己更爲可憐的人。關於以前的那個女人，我又懷着不能對阿房言明的一種深的苦痛。在這樣情狀之下，我又不能不一行一行的將我的血被他吸取了的那樣續做那苦的著作。我有時在申斥了阿房之後，突然握住伊的手，獨自流那不絕的眼淚。我哭的時候，阿房並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也爲了我而含淚。伊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更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我的靠傍的了。我無論怎樣做，怎樣說，伊都看做當然似的，默默的承受。

但是便是我也並不是始終煩躁的過日子。我們二人到底還是年青的夫妻。彷彿阿房便在現在，也爲我忘却了以前的苦辛，只想念着女身所給與的種種的享樂而睡着似的。但在我却似乎對伊未能略盡一點爲夫的義務，只記得給伊承受的苦勞，憐憫這可憐的伊的不幸的命運。什麼是伊所得的享樂呵！像那放在陰影地方的蒼黑的盆裏的一開便萎的質樸的花那樣的寂寞的伊呵！

不幸的阿房在我的著作將要成功的時候，有一天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不舒服。

搖搖擺擺的臥倒了。我想這大約是在我專心著作的期間，因為種種的擔心，所以倦極了罷，覺得很可憐的，便說不要再愁悶，暫時靜靜的睡着再看罷，我就懇切的給伊看護。阿房却說牛乳不喜歡，什麼不喜歡，一點都不要喫。

『什麼東西都不要。只要讓我這樣靜靜的休息着，日內就會好的。你不要爲了我憂愁，還是趁手早些寫完了罷。』伊這樣說着，勉強起來，還給我理值飯菜的事。有時候說已經覺得全好了，疊起被褥，坐着做那消遣的編織了。

這正是這樣青的小雨接連的下着的一天。我從早上起，躲在樓上面著作。向外邊望去，窗前暗黑的屋脊上掛着的蜘蛛網裏可以稀疏的兜住的小雨，不絕的綿綿的下降。

到了下午，忽然留心看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變了雨後純青的天空，好久不見的黃色的活潑的日影，正射在逼近窗口的屋瓦的黑的濕氣上面了。

那邊從底下伸上來的梧桐的枝頭，茂密的綠葉的蔭下，一隻小黃雀，彷彿對於

這好容易纔得尋到的日光很高興，從這枝飛到那枝的專心遊戲着。

這時節，阿房走上樓來，說天晴了，覺得很舒服，想到近地買點東西去。我很爽利的答應了，阿房現出小孩似的笑容，下樓去了。但是過了許多時，還沒有聽到門口的鈴響。我心裏猜想難道已經出去了麼，順便休息就走下來看，却見阿房換了絨布的衣服，上面繫了只有這一條的日常的帶，在微暗的三張席子的屋裏的鏡台前，俯伏的哭呢。我問這是怎麼了，阿房抬起帶淚的臉，說因為頭髮脫的很多，所以覺得悲哀了。『這樣許多許多的落下來呢，』伊說着，將油潤的櫛上掛着的頭髮給我看。一邊的手裏還擎着積受下的脫髮。我故意的笑着說，『爲了這種無聊的事，號哭的人那里有呢！』又鼓勵伊說，『倘要出去，早點去罷，』將伊打發出去，但是隔着格子門望伊走出去的後影，看見阿房比以前顯然衰瘦得多了，彷彿這都是自己所做的事模樣，覺着很對不起似的，又很可憐的心情。以前看慣了並不覺得怎樣，現在留心看來，的確變成了極脆薄的樣子了。『去買什麼呢？我也陪伊

到那邊去一趟罷。」我這樣想，但這時候阿房已經走出了小巷了。

我再回到樓上來，然而非等阿房回來為止，不知怎樣的總不能安靜了。動手寫時，筆尖却再也不往下動，只在紙上毫無意義的塗鴉。不知不覺的又想到那可憐的伊的跟着我受了這許多苦勞以後的事情上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阿房終於還沒有回來。屋頂上晒着的日腳已經漸漸的變成傍晚的薄陰了，然而還沒有回來。我有點擔心，便走出大街，立在雨傘店的前面，望着街的兩頭。

這時候阿房正從對面彳亍的走來。像是買了金魚來了。提了用線絡着的玻璃缸，伊悄悄的回來了。我也從這邊迎上前去，使兩人可以較早的相遇。

我問，「到什麼地方去了？」伊說，「我不知怎的了？回來的路上忽然的呼吸逼住了，不能再走，暗想這怎樣好呢，在那邊休息了一會纔回來的。對不起，請你給我拏了這個。」說着，便遞過金魚的缸來。伊是一副灰白而且苦悶的臉色。我振作精神的神的說，「那麼，不如就此一同到醫生那里，看了去，豈不好麼？」但是伊說還不如

早點回家去睡的好。倘非看醫生不可，明天去也就好，所以就此一同回家來了。

我對着攀住紙窗走上來的阿房說，『喂，不要緊麼？好好當心！』一面從壁廚裏拏出棉被來，給伊鋪好。阿房口裏說，『呀！對不起，要你給我做這些事，——』便跌倒似的伏在被上，同時突然的在墊被上咯的吐出一口血來。

這時候的我的驚駭，到現在還如昨夜的事一般，顯現在我的眼前。『靜靜的睡着！這麼要緊，棉被那些東西，還要吐麼？好了麼？』我只說了這幾句話，含着眼淚，只是擁抱似的挽着阿房那伏着的背脊。阿房嗚咽的哭着說，『我無論怎樣都不要緊，只是我若睡倒了，你的著作——』說到這里便氣絕似的昏迷的哭起來了。

這一夜裏我端正的坐在阿房的枕邊，看守着伊閉了無力的眼，漸漸的變成微細的寢息的蒼白的睡眠。過了夜半，我毫不合眼，夜漸深了，暗想阿房這模樣，再過幾天之後，可不是就此要死去了麼。枕頭旁邊，阿房傍晚買來的那金魚，終夜和藥瓶並排的擺着。

金魚的顏色，什麼時候回想起來總悲傷。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兩條的血痕

石川啄木著

周作人譯

夢一般的幼小時候的追憶，喜悅和悲哀都只是天真純潔的事情，朦朧地連續着，現在想到，彷彿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來看那華麗的兒童演劇似的，覺得很可懷戀，其中有兩件事，就是在十五六年後的今日，還是鮮明的留在我的眼前。

那一件在前，那一件在後，很難於明瞭的記出來了。我在六歲時進了本村的小學校，在從二年級升到三年級去的大考裏，我遇着了這半生裏只有這一回的落第。在那落第時候藤野姑娘正還存在，因此其中的一件記得確鑿是第二次做二

年生的八歲的那一年，暑假中的事情。還有一件因為是盛暑中的事，大約也是那時候的事情罷。

現在是教育部令很嚴禁，叫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的事，全然沒有了，在我幼小的時候，又因為是偏僻的鄉間，却似乎也不要費怎樣麻煩的周折。但是只有六歲，又很虛弱像我這樣的人，去入學的却很少。當時實在因為我的游嬉的同伴，比我年長一兩歲的小孩，都是五個一回七個一回的進了學校，寂寞的了不得，天天去逼迫和善的父親（要上學去），當初只是說你還太小，不准我去，但原來不是什麼壞事，父親也似乎心裏很歡喜，所以末了有一天他終於去和高島先生說妥，從第二天起我也請父親給我買兩枚對折的紙石板，以及石筆硯台等，同大家一起的上學校去了。因為這緣故，我的入學比同級的學生要遲一個月了。我的父親是少有的喜歡學問的人，在沒有工作的冬天的晚上，時常拏了熏黑的幾乎連字也看不出來，書面也粉碎了的孝經或十八史略的殘本，到高島先生那裏去喝茶談天，

順便請他指教。

那時父親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在鄉間是稀有的晚婚，或者因為這緣故，我沒有兄弟和弟妹，只是一個獨子，連一句硬話都沒有被說過，這樣的養育下來的，所以身長雖然同平常一樣，却是瘦削細長，和近地的小孩們也常常赤着腳作戶外的遊戲，但不知怎的臉色總是蒼白的。無論競走或是角力，為我所敗的人一個都沒有。因此即使這樣的遊嬉着，偷偷的溜走，回到家裏去的事也常有的。上了學校去以後，這個癖氣終於不會改，雖然因為牆上寫字，或者從柵欄裏鑽出，被先生訶斥，也如別個學生一般，但總是怯弱，不大說話，倘若被命令去讀寫在黑板上的字，便漲紅了臉，低着頭，也不回答，變成石頭一般的堅硬了。雖然是自己願意進學校去的，對於學校却終於沒有興味，而且有時還乘中午放學回家，不給別人知道，躲在後面堆積什物的屋裏，不再去做午後的功課了。病身的母親有一天曾經摩着我的頭頂說道，這個孩子只要肯略略和人家的，小孩們去打架，那就好了。我聽了也

不說什麼，但是心裏想道，倘若打起架來，我是一定要輸的哩。

我家是村裏只此一家的箍桶舖。單靠箍桶的生意不能夠維持生活，所以又從近村的號稱近江屋的一家大地主那裏賃了幾畝田來耕種。因此整年喫的是雜着許多稗子的飯，一點都沒有黏氣，偶然晚上有人來談天，母親便拏一握的米放在火鏟裏炒焦了，「泡上開水。」拏出來代茶；家裏是這樣的境況，我也就終年穿着滿是補釘的洋布袴，只到腰間爲止的洗舊了的小袖衣服，跟了穿着同樣服裝的小孩們赤着脚走路，這些事也都已習慣了；頭髮長了的時候，父親便親自給我剃。名字叫作檜澤新太郎，但是村裏的人，大家只叫我作『箍桶舖的新太。』

我在學校裏既然如上文所說，對於各種學科一點都不用功，當從第一年級升到第二年級去的時候，在三十多人的一班裏，考在倒數第二名總算勉強及格了。但是不幸我家兩邊鄰舍的小孩，一個是上級的男生，一個是同級的女生，在那時都領到用『水引』（註一）束着的幾帖白紙當作獎品，我雖然幼小，但心裏也覺

得不很舒服，這一天從學校回家，並不同平常一樣的到門外去，直到天黑只是蹲在很大的地爐的角上，茫然的弄着火筷。父親喫過晚飯，買了兩條黑羊羹（註二）來，說因為你是最小，安慰了一番。

（註一）水引是半紅半白的紙捻，有贈與時，以此橫縛物品上。

（註二）羊羹是一種點心，以豆沙和糖及石花汁煮後凝結而成的。

這件事到了第二天也完全忘記，還同以前一樣的時常不做下午的功課；這樣過去，七歲這一年完了，就是正月，第三學期正開始的時候，學校裏發生了一件頗為稀有的事情，這就是名叫佐藤藤野的在村裏是無比的美麗的一個女孩子，突然編進一年級裏來了。

百餘的生徒都撐起眼睛來了。實在這藤野姑娘，即使現在想起來，也是不大常見的美麗的女兒，前髮垂到眉邊，圓的臉龐，大而且黑的眼睛很是明澈，顏色極白，笑起來的時候頰上現出笑窩。男生不必說了，便是女生也都只用什麼紅布片之

類束髮，頭上包着醜醜的月白手巾，或者在下雪的日子，穿了笨粗的雪屐，從頭上披着半截的紅毛毯上學校來。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夾着身穿染出大朵菊花的華麗的縐綉衣服的藤野姑娘，正是比在村端泥田裏開着的荷花還要鮮明的映在我們的眼裏了。

藤野姑娘據說以前曾在離村不過十里的盛岡市的學校裏學過，現在同母親寄住在近江屋的支派，開着綉緞舖的稱作新家的家裏。

據村裏的傳聞，藤野姑娘的母親便是從二三年前患着眼病的新家的主母的妹子，本來在盛岡也開着頗大的銅鐵店，不知怎樣的破了產，丈夫上吊死了，伊便帶了遺腹子藤野姑娘，到新家來寄住，一面給他們助理家務。這個傳說就是我們小孩也都知道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是一個身材瘦小，顏色很白而且美麗的人，又和伊的姊姊那新家的主母不同，很是快活而且待人非常之和善。

村裏的學校在那時不過是很簡陋的國民科的單級，此外補習科學生六七八人，

教師只是高島先生一個人，教室也只一間。學級雖然不同，每當藤野姑娘用了鈴一般的好聲音朗誦讀本的時候，一百多人便都停住了石筆和毛筆，向着那邊看。我因爲最不喜歡習字與算術，常常茫然的望着藤野姑娘的那邊，這其間先生便用竹鞭輕輕的敲我的頭頂。

藤野姑娘無論什麼學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天，二年級的女生們在上課的時候做頑皮的遊戲，先生引了藤野姑娘的例，曾加以訓戒。上級的學生略有點不服，但是我却毫不覺得詫異，因爲藤野姑娘在那時候是全校裏的，全村裏的——不在當時的我的全世界裏的，第一個美而且好的人。

這年的三月三十日，照例的舉行給發文憑的儀式，從近江屋的主人起，村長，醫生，以及別的村民共有五六人，都到學校裏來。我也穿了珍藏的長袖衣服，用半幅的白棉布當作『兵兒帶』和大家一同去。穿着黑色洋服的高島先生，覺得比平日更爲像樣了；教室也裝飾得很像樣，正面交叉着日章旗；前面是蓋着白布的桌

子，彷彿記得上面擺着大花瓶，插些松枝和竹。教育勅語的捧讀，「君之代」的合唱都已完了，十幾個畢業生輪流的被叫上前去，都高高興興的擎下畢業文憑來。其中的優等生又被叫到村長的面前，去領獎品。其次案着三年二年一年的順序，宣讀新升級的姓名，但不知怎的裏邊却没有我的名字。旁邊的小孩都說道，「新太落第了，落第了！」看着我的臉。我在那時候是怎樣的心情，現在記不起來了。

儀式完了之後，只有說是近江屋所賞的紅白年糕，我也分得一份。大家聚在一起很快活的歸家去了，我們落第的六七個人，因為先生說是另有事情，被留在後面。住在村端的灰棚裏的小姑娘也在其內，已經哭出來了，我却想道，或者先生隨後給我文憑也說不定，想着這種沒有理由的事，專心等候着。

過了一刻，大家輪番的被叫到教員室裏去，或受訓戒，或受勉勵，我却正是末後的一個了。先生對我說道，「你年紀還小，身體又弱，且在二年級裏再讀一年罷。」

我幾乎聽不見的答了一聲，「是，」行一個禮，先生摩着我的頭頂道，「你太柔順

一點』於是從桌上的盤裏取了三片麥粉的煎餅給我。我在那時候深深的感謝先生的慈惠，再也沒有了。在這屋裏，村長以下還有兩三個老人們留在那里。

我將包在紙裏的紅白的年糕和麥粉煎餅用兩手抱在胸前，悄然的出來，剛走到塔口，無端的覺得悲哀，將要哭出來了。好容易纔將來到喉間的哭聲竭力鎮壓住，但是想到先生的慈惠，被朋友們所冷笑的羞恥，回到家裏將說些什麼，小小的胸脯裏完全塞住，眼淚便簌簌的落下來了。這時候忽然覺得有兩三個女生，不知怎的還留在校裏，正從校役室那邊出來，我感着說不出的羞恥，心裏猛跳起來，便緊貼的靠了柱子站立着，垂着頭，使他們看不見我的面貌。

覺得輕泛的草履的聲音，急速的從後面走近前來，又聽得人聲道，『怎麼了，新太郎？』這原來是藤野姑娘。向來還不曾交談過一句話的人，現在這樣的見問，我不禁抬起頭來，藤野姑娘在伊的清明的眼裏充滿着柔和的光，正注視着我。我又即俯首，緊咬着下脣，但是啜泣的聲音終於洩露出來了。

藤野姑娘暫時沉默着，隨說道：『不要哭了，新太郎。我這回也是第末名勉強及格的呢。』彷彿對着自己的兄弟似的這樣說了，又接着說道：『明天給你拏好的東西來，不要哭了；大家怕要笑話哩。』伊說着想來窺探我的面貌，但是我將面龐貼着柱子，竭力的隱藏，伊便又急急的走去了。藤野姑娘雖然無論什麼學科成績都很好，因為在第三學期纔進去的，所以列在第末，升到第二年級去的。

這一天的傍晚，父親正在店堂裏冬冬的嵌桶箍，母親出外汲水去了，我悄悄的蹲在地爐邊，在幾乎不能辨別人的面目的薄暗中間，將竹屑拋進火裏去，一心看着他彷彿吐舌一般的燃燒下去，忽聽得有人在後門口小聲叫道：『新太郎，新太郎，』我出了一驚，突然的跳下泥地，也不穿草履，便奔向後門去。

藤野姑娘獨自一個人靠了門立着，見了我便莞爾一笑，說道：『啊呀，赤着脚！』似乎略略皺一皺眉，於是急忙從袖底裏取出一件用紙包着的東西來，遞在我的手裏。

「這個送給你。你要竭力的用功；我也去用功……」這樣說了，我只是茫然的立着，一句話都不說，伊已經在昏黃中走去了；走了三四丈遠，又回過身來，用在前左右搖動；我省悟這是教我不要對別人去說，便點頭示意，伊就跑進梨樹下去不見了。

紙包裏是一冊洋紙的筆記簿，一枝用去一半了的舊鉛筆，此外裹在桃紅的羽紗小片裏的是一個鉛製的玩具手表。

夜裏，我在薄暗的洋燈的影下，舔着鉛筆，在給我的筆記簿上，從讀本的第一課起，很端正的抄寫了四五葉。我感到學習文字的喜悅，實在是以前時候爲最初了。人的心是很奇妙的東西。第二次的二年級的功課又開始了，我不知怎的覺得上學校去很愉快，向來厭倦的無法可想的五十分鐘的授業現在却不知不覺的就過去，被竹鞭敲頭的事也沒有了。

在廣大的教室裏，南北兩面的牆壁上各挂着兩塊黑板，高島先生急急忙忙的

在這四塊黑板前面走來走去的教；二年級生向着西北角的黑板，兩行粗糙的桌椅並排的放着；聚集在前面的桌子旁邊的是女生，藤野姑娘自然也就在這中間了。

新學年開始後的第三天，我第一次被先生所稱贊了。只要沉靜的聽着，先生所教的事情必定懂得；在兒童的記憶力強盛的頭腦裏，曾經理解的事情很不容易忘記。以後每逢先生說『知道的人舉手』的時候，我幾乎沒有一次不舉手的。

我對於各項學科並沒有嫌憎的東西，但是其中習字的時間尤為我所喜歡。先生大抵命令我去辦注水的差使。我擎着洋鐵的水壺，在各桌子前面走來走去注水。桌子的兩頭各放着一個硯台，大都是虎斑石或是黑石所做；只有藤野姑娘的不知道是什麼石頭，却是紫色的。我給他們注水的時候，略略俯首行禮的也只有藤野姑娘一個人。

最是擔心的是算術的時間。我同藤野姑娘都是八歲，同級裏還有一個叫豐吉

的小孩，却比我們要大兩歲，身體也大，頭腦也發達了；我所知道的事情，藤野姑娘大抵也都知道，但是我們兩人舉手的時候，大抵豐吉也舉起手來。兒童時代的兩歲之差，在頭腦活動的優劣上大有懸隔，最顯著的便是算術。豐吉的算術，是他最得意的課目。

先生出題後，又轉到別的黑板前面去，隨後回來，高舉着竹鞭說道，「做好了的人舉手。」倘若這是不大容易的算題，藤野姑娘舉着手，或是並不舉手，必定回過頭來望着我這邊。我在伊的眼睛裏能夠明顯的看出那滿干的微波；兩人都舉起手而豐吉不會的時候，伊的眼裏閃着喜悅的光；伊與豐吉都不會做，只有我舉手的時候，便泛着天真羨望的波；伊與豐吉都舉起手，只有我不會的時候，便流露出惋惜的眼光；或者兩人都不會做，豐吉獨自傲然的舉着手的時候，美麗的藤野姑娘的面上霎時間便爲暗影所遮掩了。

藤野姑娘讀書的聲音，和別的女生低聲誦讀連鄰席的人都聽不清的相反。極

其清楚而且嚮朗；伊的讀法裏，又有一種爲村中兒童所沒有的聲調。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我不覺無意中也用這樣的聲調讀書了。朋友們覺得了，便都笑我；我被笑了心裏想改過，但臨時高聲讀起來，這聲調一定出來了。有一天，六七個人聚集在校役室外的井邊，談着種種事，豐吉忽然說到這事情，大加嘲笑之後，說道：

『新太和藤野姑娘配做夫妻，倒很好哩。』

藤野姑娘正站在相距五六步的地方，這時候突然回答道，『自然會配的，自然會配的，』把大家都驚倒了。我漲紅了臉，急忙的跑了出去。

大家雖然都是兒童，但男子與女子到底還有界限，在學校裏幾乎沒有一同遊嬉的時候；到了傍晚，人家的屋簷與破風都繞着晚飯的炊煙，我們常常走到街道上，玩那些『奪寶』或『捉迷藏』之類的遊戲，有時男組與女組合在一起，大家熱心的玩耍，直到天色全黑纔止。藤野姑娘輪到做『鬼』的時候，一定向着我追過來。我覺得非常歡喜。雖然我體質很弱，到底是男孩子，所以即使藤野姑娘緊閉

着嘴，極敏捷的追來，也很不容易將我捉住。後來伊跑得氣喘了，本來便是故意的給伊抓住了也未始不可，但是這些地方終是孩子氣，偏是竭力的逃避。雖然如此，每回捉迷藏的時候，藤野姑娘却仍是只向着我追來。

在新家裏有藤野姑娘的三個中表兄弟：大的兩個是學校的四年和三年生，最小的還沒有入學；那兩個人成績都不很好，和同年紀的近江屋的孩子們感情極壞。據我朦朧的記憶，彷彿藤野姑娘也常被他們所虐待。有一天曾看見伊在什麼地方被他們所打，但是記不清楚了。只有一次，我挑着一副小水桶，往新家後門口的井裏去汲水，藤野姑娘正在那里靠了門枋立着，獨自哭泣。我便問『怎麼了？』伊並不回答，只用前齒咬着長袖的下端。我見了便不能再說什麼，只覺得連自己也彷彿含淚了，沈默着掙了大杓舀水，挑起擔來剛要走，却被叫住道：

『新太郎。』

『什麼？』

「給你看好的東西。」

「什麼東西？」

「這個，」說着從袖子裏用心的拏出一枝美麗的花簪來給我看。

「好齊整！」

「……」

「買的麼？」

藤野姑娘搖伊的頭。

「要來的麼？」

「母親給的，」低聲的說，又抽咽了兩次。

「給富太郎（新家的長男）欺侮了麼？」

「他們兩人。」

我想說些什麼去安慰伊，但是沒有話可說，只是沈默着望着伊的臉，藤野姑娘

忽然說道，「這個給你罷？」一手弄着花簪，却又說道，「因為你是個男人……」便裝作將花簪隱藏背後的模樣，在爲眼淚所濕的臉上現出美麗的笑容，隨即帖達帖達的跑進門裏去了。我在幼小的心理想像藤野姑娘被兩個表兄弟所欺侮，所以哭了，大約母親給伊花簪去寬慰伊的，不知怎的覺得那富太郎的匾平的長臉很可惡，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回到家裏了。

不知不覺的四個月已經過去，七月底便是第一學期的考試，成績發表出來是豐吉第一，我第二，藤野姑娘第三，以後就是暑假了。我還記得富太郎到各處宣揚，說藤野姑娘因爲輸給豐吉了，說是氣憤不過，終於哭了。

到了暑假，大家連安放書和石板的地方都忘記了，每天都往山陰的水塘裏去游泳。我也時常同去，但大抵獨自先回家，在父親的作場，店堂的板台上，爬在竹屑和鮑花的中間，流着汗溫讀本，或是習字，或者毫無目的的站在簷下的陰影裏，等候藤野姑娘的影子的出現。

這其間，重大的事件發生了。

八月整月的暑假裏，這是在中旬，還是下旬呢，都記不得了，只是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空中並無一片雲，烤在頂上的太陽正如烈火一般，也沒有一點微風，一切樹木都彷彿垂死的挂着葉子。在人家前面的狹隘的溝裏，從臭泥裏湧出無數渾濁的水泡，浮在並不流動的汗水上面；太陽曬着大路上的石子都熱得爛腳，蒸發出來的泥土的熱氣使人惡心而且幾乎昏眩。

村的後面是廣闊的草原，草原盡處是幾十畝的青田，這都是近江屋的產業。灌溉這田的約二丈寬的一條小河，貫通草原中間奔流過去，河岸邊有近江屋的一所水碓小屋，終年在那里搗米。

在草原上春天長着紫花地丁，秋天有桔梗和女郎花。四時都有各樣的花草，我們平日常去游玩，但在那時原上一面盛開着茅草花，在水碓小屋的周圍開得尤為繁茂。小屋裏邊有直徑丈餘的一個水車。終日迴轉着，發出澀滯的聲音，十二個

大木杵毫不間斷的搗着米。

這一天，我穿着漂白布的無袖的短衣，也不繫腰帶，黑袴底下躡着一雙草履，用臂膊拭着額上的汗，站在新家斜對門的一家粗點心店的前面。

忽然在前面一町遠近的地方，往水碓小屋去的拐角上，近江屋裏一個名叫金次的少年工人，變了顏色向着這邊跑來。

「什麼事？有人攔着問。」

「藤野姑娘被水車的軸子捲住，給木杵搗壞了。」他大聲嚷着回答。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覺得彷彿是被強烈的電氣所擊似的，不禁發了大聲叫道：「呀！」

在少年的後面，大約相距六丈，那個全身雪白的沾着米糠，滿面胡鬚，骨格雄偉，六尺許高的搗米的男人，脇間挾着什麼東西，也是疾風似的向這邊跑來。仔細看時，這「所挾的」不是藤野姑娘却是什麼！

他走到新家的門口，正要進去的時候，先來通報的那個少年同着正赤着膊還

不及穿衣的新家的主人飛奔出來嚷道

「醫生家去，醫生家去！」那男子略略停步，隨即跑過我的面前，向醫生家去了。這幾秒鐘時，藤野姑娘的異樣的姿態很明瞭的映進了我的眼裏。那個男子宛如大鷲抓住黃雀一般的將伊挾在脇下，藤野姑娘的美麗的臉頰然的垂在前面，後邊是從膝踝以下雪一般白的兩隻脚，很柔軟的挂着。左邊的路上從膝頭斜到後跟，是一條約有三分寬的新鮮的血痕！

後面便是以前的少年和新家的主人快步跟着。主人的後面是穿着白地浴衣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手裏還擎着什麼東西，在火一般熱的石子路上赤着兩脚，……

那緊閉着的嘴，我暗想這與捉迷藏時候向我追來的藤野姑娘很像，——這當然只是在一秒鐘的幾百分之一的短的時間裏罷了。

這是在將近百度的熱天，連微風都沒有的正午所發生的情狀。

我見了那一條的新鮮的血痕，忽然覺得惡心，像要嘔吐的樣子，眼睛也昏眩了，在那時候還能看見藤野姑娘的母親的面貌，幾乎不可思議了。我昏昏的跟在後邊快跑。我家正在醫生住宅的這邊，相隔兩三家，我便奔入，突然的伏在正在工作的父親的膝上，就此人事不省了。

藤野姑娘便是這樣的死了。

還有一件回憶，同是那時候的事情，雖然已經忘記是那一件在先，但還記得也是夏天太陽赫灼的午後的事。

往離村一里（註三）許的K車站的馬車，每日兩三回，在村端一直往北延長過去的國道上，駕着滿被塵土的黑馬，踢起灰塵，來回的走着。那一天，我們五六個人趁着這空馬車，到村外三四町水車左近的土橋那裏去游玩。同去的都是頑皮的鄉下孩子，其中也有人怕那直曬頭頂的太陽，拿了大的款冬葉戴在頭上，當作涼帽的。

(註三)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六里，三十六町爲一里。

過了土橋，兩傍都是小松樹的平林；在路旁松樹陰下夏草的中間，俯伏的躺着一個身穿汗穢的衣服的丐婦，傍邊是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兒，沙聲叫喊，一面在草裏亂爬。

拉馬車的定老兒看見了，便止住馬車，高聲問道，『怎麼了？』我們也都從馬車上跳了下來。

丐婦很困頓似的從草裏抬起頭來，滿面垢泥塵土，被汗流成斑駁的條紋，揪着鼻子，一個很醜的面貌，現出說不出的疲勞和苦痛的顏色。左邊眉毛上有一個新鮮的傷痕，一條鮮血沿着面頰轉到耳下，又流到胸前去。

『給馬踢了，走不動。』伊將要氣絕似的說，隨又俯伏下去了。

定老兒暫時注視着這丐婦，說道：

『不如往村裏去；那裏有醫生，警察也在那里。』說了隨即趕着馬車一直去了。

我們整列的站在女人面前，看着過了一刻，豐吉拍着立在旁邊的萬太郎的肩頭說道：

『好醜的化子呀，頸子漆黑的。』

草裏的嬰兒現出怪訝的神情，爬在地上看着我們。女人一動都不動。

豐吉看了這情形，忽然發出元氣很好的聲音道：

『死了，這個化子！』說着拔了一把野草，撒在女人身上道：

『給伊蓋上草，埋葬了罷。』

大家見了也都嘴裏罵着，同豐吉一樣的動手撒草。我「不去加入」覺得彷彿獨自遠隔似的，看着他們的動作。

嬰兒忽然提高了聲音叫喊起來了。女人從草裏抬起頭來。

『呀，活了，活了！還活着哩，』大家嚷着，由豐吉領路，往村的那邊跑去了。我不知怎的却没有走。

醜陋的丐婦也並不擦去流下的血，怨恨似的睜着渾濁的疲勞的眼，注視着獨自留下的我的臉。我也注視着。傾斜的夏日放出強烈的光線，毫無顧忌的曬着伊那為塵土和汗所汗的面龐。沿着面頰，從頸間流到胸裏的一條血痕，非常新鮮的刺人眼目。

我目眩了，覺得四周變成黑暗，忽然感到不可言狀的寒冷，使我全身顫抖了。我便也向村裏跑去，已經比別人落後了三十間了。（註四）

（註四）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

但是我不知怎的並不想去追上那先走的小孩們；跑了二十間的路，隨即停住了，回過頭去看。那個丐婦隱在二尺長的夏草裏，看不見了。再看豐吉那邊，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化子的事，都高聲唱着『我的官軍』的歌跑着去了。

我那時候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彳亍走上前去。在幼小的胸中，勉力想驅去映在心裏的那個血臉的幻影，一面這樣的想着：

「先生說過不可嘲罵殘疾的人和化子，豐吉却幹了那樣的事，那麼即使豐吉考在第一，我是第二，豐吉的人却比我更是不好了。」

這以後的十幾年中，我在本村小學校裏最優等畢業，因了高島先生的厚情，在盛岡市高等小學校肄業。那邊也好好的畢了業，進了縣立的師範學校，在這年的夏天，父親生肺病死了。不久母親回到鄰村的母家去，過了半年，因為某種事情，聽說往北海道去了，現在是生存着呢，還是死了呢，沒有人得到伊的消息，也沒有尋訪的線索。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進了高等師範學校，在六個月前也已畢業了。從畢業考試的前幾時發作的惡性的咳嗽逐日厲害起來，在這鎌倉過過病院生活也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學窗的傍晚，病院的長夜中，我從言語和書簡裏感到朋友的交情，深深的沁到身裏去了。但是不知怎的我不會能够像許多朋友一樣，親密的嘗過戀愛的滋味。

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因爲你太謹慎，常常過於警戒着的緣故。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別一個朋友說，因爲從早到晚沒頭於書卷堆裏，全然不和社會接觸，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又有一個朋友說，因爲全然成爲知識的奴隸，養成冰一般的冷酷的心的緣故。或者實在如此，也說不定。

在這活了幾多人，死了幾多人的病牀上，吸着聞慣了的藥香，靠在遠聞濤聲的枕上，似夢非夢的夢見的，正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了。唉，藤野姑娘！僅僅八歲時候的半年短夢，自然不能說是戀愛。這樣說了，人家會要見笑，自己也覺得可哀。但是，這樹陰下的濕氣似的，不見陽光的寂寞的半生裏，不意的從天上的花枝上，落下了。一點的紅來，那便是伊這個人了。說起紅來，——唉，那個八月的暑天之下，在雪白的脚上流着的一條的鮮血！明明白白的想起這個情景來，我不知爲什麼緣故必又想到倒臥在夏草裏的那個丐婦，而且我又即將可怕的想像移到行踪不明的母親的身上去。咯血之後，昏睡之前，不能言狀的疲勞之夜的夢，屢次反復，現今我

所想起的母親的面貌，已經不是那真的面影，却似乎與那從夏草裏怨恨似的看着我的，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向何處去的丐婦是同一的面貌了。抱着病而且冷的心胸，感到人生的寂寞，孤獨的悲哀，百無聊賴的晚間，非常可以懷戀者，只是不曾知道學習文字的喜悅以前的往昔罷了。至今我所學得的知識，當然只是些極零碎的東西，但是我却爲此注盡了半生的心血了，又爲此得了這個病了。然而我究竟受到什麼教益，學得什麼東西了呢？倘說是學得了，那便是說人強處不能真實知道一切的事物這一個漠然的恐怖而已。

唉，八歲那年的三月三十日傍晚呵！自此以後，藤野姑娘最先死去了。見了倒臥在路旁草裏的丐婦了。父親也死了，母親行踪不明了。高島先生也死了。幾個朋友也都死了。不久我也就將死去罷。人都是零零落落的，各自分散的。人們雖然都是一樣的死，但是也不能說是死了便可睡在同一的墳墓裏。葬在大地之上到處散着的不足六尺的土穴裏，言語也不相通，面貌也不相見，上面只有青草生長罷了。男女貪着不用意的歡樂的時候，便從這不用意之間生出小孩來。想到人是偶

然的生來的，那麼世間更沒有比人更爲可痛，也沒有比人更爲可哀的東西了。這一個偶然或者正是遠及永劫的必然之一連鎖也未可定，這樣想來，人就愈覺可痛，愈覺可哀了。倘若是非生不可的東西，那麼生了也是無聊。最早死了的人豈不便是最幸福的人麼？

去年夏天，久別之後，回到故鄉的時候，老栗樹下的父親的墳墓埋在積年的落葉之下了。記着『清光童女』的法號的藤野姑娘的小小的墓碑，被風侵蝕到文字都已漫漶，隱在茅屋草叢中幾乎不見了。

壯麗的新築的小學校，聳立在先前的草原，村後的小河的岸邊。不曾改變的只是水車的木杵的數目。

豐吉在十七歲時參與倉前神社的祭禮，跌下馬來，折了右腳，瞎了左眼，現在充當村中自治公所的聽差，當我去訪問的時候，正在揩着額上的汗，用膳寫板印刷上忙地丁附加稅未納的催票。

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作

久米仙人

武者小路實篤著
韞 玉 譯

現在看見一部書，說久米仙人從天上落下來的原因，却與以前的書，說法不同。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久米仙人何以厭煩了地上生活的原因，雖然不甚明白，但他的確看破了人生萬事皆空是一定無疑的了。有的說他是因爲失戀的結果，有的說他是因爲一生境遇不好的緣故。這些話都靠不住，一定另外還有一個很深大的原因在裏頭。不然他怎麼會生出做仙人的決心來呢？成仙是很不容易的事，乘雲上天更不是容易了。非要苦心毅力的去修養，是決不能成功的。成仙非去了五慾不可，執着也

是不對的，百年的修養，因為一時的差錯，就化爲烏有，也是常有的事。久米仙人也不是一回就修成功的，怕也失敗了好幾回。但是他的志向很堅固，並沒有因為失敗稍屈了一點兒。他很有點勇猛的氣象，不達希望是不止的。並不是一個庸庸碌碌的男子，更不是人家料想的那種看見浣衣婦女的脛子。就從天上落下來的男子。他究竟爲着甚麼要辛辛苦苦去做個仙人？在世上快快樂樂的過日子，有什麼不好呢？他總不願意，他也像釋迦一樣，看透了人生無常，所以才想去求長生不老。以爲到了極樂世界就無論甚麼都不怕了。呼吸的東西是不滅的，不特自己不會死，就是有人要想殺他，也殺不了。只留下肉體在世上，靈魂兒早已歸到西方去了。他對於世俗上的貪嗔癡慾，一切都沒有了。他覺得人類和那毛蟲差不多，並且罪孽還要深重，天天在世上的活動，一點兒意思也沒有，不過是爲着去殺他們自己罷了。一點兒也不曉得不滅物的好處，不過是些到死還不知道是死的高等昆蟲。他並不是不想來救他們，不過他曉得這是教不了的事，所以只好救他自己。他希

望依着宇宙的本能去生活。他知道那動物的本能，人類的本能，不惟不足靠，并且還是他自己成不滅物的一個障礙物。他的心同青天一樣，他的友是天上的星宿，地上的花草。他呼吸了自然的和平，和那天然的美來清滌他自己的心，委身在潔淨無垢的生命裏去，他以為照着這樣，就能得到無限的和平快樂了。他要遠開一切欲望執着和那不淨，到水與空氣中去生活。愛情是他的嚴禁物，所有破壞他的平和的東西，都是他的禁物。他對於地上和生命上，一點留戀也沒有。超脫了生死的境界，超脫了人天的境界，身體也覺得輕起來，青空好像他的故鄉一般。他到後來乘着浮雲一個人歸到天界去了。天界——就是像星宿那隱輝煌而且很美麗很和平的一個世界，無我無慾的世界，超越了苦樂愛憎的世界。這種世界却許他進去，他也自然可以進去，那時候雲彩都要隨他的意志以為轉移了。但是果真到了那個時候，必定也無所謂意志了，天就是他，他就是天，雲就是他，他就是雲，已經同化了，已經不能分別了。但是同時忽然起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是他將要離開地

上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人世上的事來了。他還沒有把人世上的事完全丟開。這種思想，固然是很微弱，但是究竟總是有的。所以他一看見地上，就覺得是很華美的，不免就吃了一驚。這種感覺，雖也不大，但是只要他一旦感覺了的時候，他所乘的雲，就漸漸慢慢的往下界落將下來。他的心也是很安穩的，他看見山川海島森林，都是很好的，他以前所以一點留戀也沒有，是因為忘記了地上這樣好看的緣故。現在既然看見了他的好處，就沒有工夫去計較利害，不知不覺就想念起人世上了。這個時候他也不輕視人世，也不以為人類是和毛蟲一樣的了。反覺得人類是很可愛很可憐的。這樣思想，起初也不過是一點兒，但是漸漸就利害起來。雲雖是慢慢的下來，然而眼睛是看不見的。他却看見了人類在那裏活動了，他以為人真是可愛的，這時候他幾乎踏空了，好容易纔將腳立穩。他也深知道他是一個不能動感情的人。所以他又向天上看了一看，他却仍舊是不能忘記這樣好的地上。同時雲彩又上昇起來，他却是不能不往下界注目，這下界是很污穢的，許多男女

老壯不曉得爲的甚麼在那裏活動，小孩兒又在那裏吵鬧，他就不言不語的在那裏看呆了。後來却是很奇怪，他那枯乾的眼睛，也漸漸的發起潤來，流下淚來了。這時候雲彩飛也似的低了下來，把久米仙人從半空中一直墜落到地面上。墜落的地方，是在一個海岸，他的頭碰着石巖當時死了。這一死却把那浣衣的婦女們嚇着了。後來那些婦女以爲久米仙人因爲看見他們的脛子很美，所以落了下來，歡喜得了不得。因爲他們的美，能把久米仙人的仙術都破壞了，並且以爲是殺久米仙人的原因，所以覺得非常得意。但是那些女子，并沒有一個好看的，都是些皮膚漆黑的農家女，久米仙人落下來的時候，究竟看見她們沒有，誰又能知道呢？」

庫文方東

潮霧

有島武郎著
周作人譯

發酵於南洋，洗着本州的東海岸向北走去的黑潮，從津輕的岬端變了向，向東方流去，爲樺太的冰所鎖閉的海水，變了寒冷沉重的一脈的水流，掠過根室釧路的海口，向西南奔突進去。這兩個潮流相撞的地方，便起濃霧。北人所稱的潮霧，便是這個了。

六月的某日，在傍晚時候，有一隻幾乎不大能稱爲輪船的小小的輪船，出了室蘭往函館去。

他立在這船的甲板上。吹下來的西風的對面，是太陽沉沒的地方。駒嶽隱在雲

裏，當然看不見了。便是禮文華嶺也很朦朧，幾乎疑是魔女頭髮一般的撩亂的初夏之雲的一部。太陽用了光明之鞭，將聚集了將要咬住的雲打開，漸漸沉沒下去。受鞭的雲，浴着眩目的血潮。餘下的血潮，將嚇得引退的無數的鱗雲染成黃紅紫的顏色。

太陽也隨即疲倦了，自己身上也受着叢雲的血烟，變成燒爛了的洋銅模樣。在堅實的堆積着的雲之死骸的中間，因了臨終的苦悶，獨樂一般的軋轉軋轉的旋轉着沉沒下去。正如垂死的人之趨死，太陽亦趨於夜。他屏息凝視着。

太陽在瞬息間，少許不見了。在瞬息間，一半不見了。在瞬息間，全個不見了。海水蒼茫的一望是青碧。保持着微黃的緩和的呼吸，天空也傳遞海的歎息。

這一瞬間，萬象絕聲了。黃昏乃是無聲。在那里沒有叫喚的晝，也沒有微語的夜。臨終的可怕的沉默，管領了天與海。天與海成了沉默這事物了。

鍋爐的騷音呢？這樣的並不是音，更不是聲了。太陽永久的死了。再生的事未必

有罷？他戰慄着這樣想。

回顧過來的方向，只有大黑島燈臺的燈光，在彷彿聖者涅槃的光景之中，伶俐似的忽明忽滅。室蘭已經不見了。

這燈臺的燈光也就從眼界中消失了。現在是夜了。側了耳朵聽着，飄然遠引的夜的微語，或從海上，或從空中，都可以聽到。什麼事都可以有，什麼事也都可以沒有的夜，似意志又似運命的夜，這夜將永久的捲住自己了罷。他這樣想，悚然的凝立在前樓 (Forecastle) 上，連時刻的過去也忘記了。正如在白晝，因時的進行而光明益增，在夜間，也因時的進行而黑暗益深。四周更沒有人氣了。船客們怎能在艙底裏平安的睡着呢？因為今朝太陽上來了，明天太陽也將上來，有誰能夠保證。剛纔看見太陽的沉沒的人，便是見了太陽之死了。雖是這樣，他們却坦然。他們究竟將自己的運命託付於什麼呢？於神麼，於佛麼，於無知麼？他們以為明天早晨這船是一定到函館的罷。連想都未必想，却比神們還要勇敢，安心着一樣的不作一

聲的睡着。

他這樣的想，拂着爲夜露所溼的肩頭，回顧船橋這方面。暗黑的中間，有一個不睡的人，立在那里。這是船長。那人移動他受了夜的渲染的朦朧的姿態，仰天運用着六分儀。他被牽引了也仰視天空。使人想到永遠的那樣的高，又覺得逼近眉宇的那樣的低的夜的天空上，無數的星放着燐光，遼遠的擴張着。

他又想起來了。在大海中心漂流的小舟，由那些幾千萬哩外的星引導前進。人類之力將這卑賤的勞役吩咐給星了。船長自信能以一個六分儀使役星辰。於是對於幾百，至少也是幾十生命的責任，輕輕的擱在他肩上。所有的船客完全信賴那宿在船長頭裏的數千年的人智的積蓄，並不抱些許的疑慮。人類信賴自己的智識，這是人類的誇耀。對於這個表示躊躇的我，正可以說是憂懼的懦夫了。

每半點鐘，寂寞的鐘聲發響，若干的時光又過去了。似乎船已經駛進暖潮了。他不堪這無風的苦熱，從船首走往船尾。他便倚了在那里的手舵，立着觀看。拂拂的

涼風掠了耳朵過去。他細了眼，受這風涼的撫弄。

這樣的，若干的時光過去了。

突然他覺得臉上寒冷了，從以前的假寐裏醒了轉來。風習習的從東方來，拂着船尾，向船首吹去。他全身冷透了，幾乎至於顫抖。抬眼看時，東方的天空，即在眼前張了幕一般，爲漆黑的東西所遮掩。在那邊彷彿海面忽然的高了，更沒有一顆星發光。那黑的東西刻刻增高，漸漸的近前。現在轉了東風，潮霧襲來了，他這樣覺到了的時候，那本來黑色的東西，成了彷彿黑珍珠的銀灰色，閃閃發光，逼近在大約二三町（註一）的距離，與海相接的部分，正如被風所吹的幕的下裾似的飄着，惡夢般的淒厲的走近前來。漸漸近來了。突然的一塊吹斷的濃霧，裹住了他。他的眼昏了。但是這個便向船首飛去了。接連着第二塊來了，也隨即飛去。第三第四也過去了，但更沒有計算的工夫，他終於被包裹在噎人的寒冷的白色之中了。眼前圓圓的開展着的海，漸漸將圓周縮小，末後便在當面一尺之前也望不見了。他張皇

着用手摸索，捏住手舵，包着的帆布已經溼透，十分緊張。桅頂掛着的燈，漸漸陰暗，變成若有若無的一點圓光了。

(註一)一町爲三百六十尺。

他望着船長所在的地方。他想求助於宿在他頭裏的幾千年間的人智的積蓄。然而一塊的霧不是已將幾千年的人們的努力同塵土一般都踏壞了麼？此刻連姿態都看不見了的船長，大約也心裏着急，茫然的在船橋上面，草藁人一樣的建立着罷。

暫時之間船仍如沒事一般向前進行。但是不到十分鐘，便變了徐行了。突然的劈開了這不可思議的灰色的暗黑，報時的鐘聲接連的發響了。鎖閉在任意渦卷過去的濃霧裏，這鐘聲很陰沉的寂寞的響。

船這樣的警戒着，又前進了十分鐘左右，他不再覺得脚下的翻車(Propeller)的震動了。船足既停的船體，同時彷彿茶道(註二)的第三口時候的茶碗模樣，很

不愉快的搖蕩，隨即停止，只跟着波浪漂流下去了。

(註二)照古法點茶，儀式甚繁，飲第三口時，旋轉茶碗引盡，故云。

他的心臟砰的一跳，汽笛突然叫了起來，這正如牽到屠所去的牛的吼聲似的。汽笛低下去，又吼起來，低下去，又吼起來；吼叫停止，蕭寂的鐘聲接連的發響。

他的肺臟裏，覺得似乎灌進了許多水氣去，比空氣更其多。他實在噎了，而且咳嗽。水滴從頭髮傳到領裏，耳鼻同冰一樣的冷了。太陽不會再生了，他這樣想的豫覺，竟是很可悲的證實來了。他覺得若干人的男女都羣盲一般摸索着走近前來，感到說不出的悲哀，心裏這樣想。

汽笛將船裏的人叫醒了。於是被叫醒了的人都爬上甲板來了。

在鐘聲和汽笛聲的隙間所有的船客的哀歎與愁訴的聲音，彷彿水泡的破裂一樣，都聽到了。

潮霧從東邊的天空吹來。他所乘的船，不過是沉在霧之大河的水底的一片病

業罷了。船客已經達於極度的不安了。（船）比箭還快的流過去，濃霧的盡頭不知道何時纔來。瘋狂似的潑泣，很悽慘的從女人與小孩中間發了出來。送葬似的寂寞的鐘聲，接連的響。彷彿有不使一切的人都醉了便不肯干休的樣子，船停着只是傾側動搖。

在他的心裏，只有在爲死所捕的人們纔有的一種淒厲的斷念漸漸的起來了。這時候，正如奇蹟一般，風變了方向了。向西走着的霧似乎止步了，暫時像是向後退去；頃刻中，人人的眼睛都微微的回復了視力。天空朦朧的明亮，在人們的周圍，小小的世界逐漸擴張開去。遠而且高的微笑似的青空的一片，也可以望見了。這時候潮霧正如夢醒一樣，消滅得沒有一點踪跡，比張皇的心更是張皇的去

了。」

霧晴了，夜也已經天亮了。蔚藍的海，蔚藍的天空，以及新的早晨的太陽。然而在潮霧過去之後。看見宛如壓在船的右舷上的矗立的惠山的峭壁的時

候，船員和船客都只有呀的一聲悚然的立着。在濃霧中漂流時，不知不覺的到了這樣的危地，便是船員也沒有覺察出。倘若這霧的放晴再遲五分鐘，倘若船不是有靈魂，自己出驚轉了方向，這惡魔似的峭壁必定已經將船咬碎了罷！

輪船在函館下了錨，船客很高興的喜笑着，望着岸邊，從舷梯走下去了。他們似乎已經完全忘却了曾經遇見什麼事，從容的張了眼，毫不爲奇似的望着周圍。

他却不能這樣。他彷彿是初見太陽似的仰視太陽，初見函館似的看着函館。新的世界又在他的前面展布開去了。於是他〔眼裏〕含淚了。

庫文方東

投西

菊池寬著
仲持譯

國定忠次一夥人，斬殺了上州岩鼻的代官之後，避居在赤城山裏。後來他們只得逃至信州。他們在巡捕管守的澀川橋下流約一里地方，渡過利根川，其中一人，因滑脫了繩索，被急流衝去了。隨後他們沿着冷落的伊香保大道，行經裏山，黎明時候，到了大戶關。關吏們怕忠次一夥人的威勢，便放他們過去了。他們一過了關，就大大的安心。天已亮了，他們從山上下望，祇見上州的一片綠色桑田，籠罩在暮春的朝靄裏。

忠次——那首領——佩着一把長刀，精神很好。他的淺黑的面貌，經過一個月

的辛苦，益發蒼老。他獨自戴了一頂蘆笠。跟從的一夥人中，有一個穿着斷袖的衣服，一個一隻腳上縛着胳膊，又一個穿件灰色的衣服，沾着許多血點。

他們因怕巡捕，避出大道，順着山路行走，約走了十五里光景，到了高山的邊脚。回頭一望，見赤城山包圍在霧裏。

『我們和赤城山告別了，且在這裡休息一會。』

忠次這樣的說，便是一段斫下的樹上坐下。他望着山注看了好久，在那山下，他已住過四十年了。赤城山的一邊，傾斜而下，是利根川谷，他的本村——國定村——便在那里，在這地方，他得着名聲。他從前殺害島村伊三郎的那村，以及二月前在那邊殺了代官的岩鼻村，那些地方，也都是在他面前的高原上。

忠次最後望見他的本村，心裏不由的觸起憂愁，但他苦痛的心裏掛慮着的，祇是乾兒們的前途。當他最初在赤城山避難的時候，曾有五十多人。後來遇着巡捕襲擊，大部分人分頭逃散，祇剩了二十七人了。現在只有十一個忠心的乾兒剩着，

他們是情願爲他死的。可是他不能帶着他們做伴，他是因爲謀害代官，破進關隘，正被巡捕追捕。但是他又不能和他們分離。他的意思，雖要到追分地方著名賭徒今井小藤太家，找個安身之所，可是想到他的聲名，算是國定村無敵的賭魁，終覺得不帶跟從，去見今井，是失體面的事。他只得挑選幾個乾兒，給他做伴，但他挑選時候，又遲疑了一會。

『喂，流氓們！淺喜藏，嘉助，你們幾個跟我來！其餘的各自走散罷，我給你們路上用的錢。』

在平常時候，他就要這樣的說，可是現在，在赤城山中過了一個月之後，那些乾兒們的忠誠已深深的印在他的心裏了。先前他們嚙着乾魚和生米，住在巖窟或樹下，一個人也不抱怨。他在地藏山的時候，險些兒喪了性命，他的乾兒們都冒着死救護他，便是年老無用的關雲忍松也竭力的幫助。當忠次記起乾兒們的忠誠時，他不能够遣散他們中間的幾個，把其餘的留着。他想到挑選的意義，實是對於

乾兒們的批評，他們的誠懇與忠誠，他委實不願討論。這樣剛愎的忠次終竟被艱難挫折了，最後他決定了遣散乾兒們。

『走攏來，我的一夥人！』他厲聲喊着，『走攏來我的一夥人，』他又說，用着銳利的眼向四面一望。

『聽着，』他說，『我要單身往信州去。我本想帶你們同去，可是想到了我的罪孽，我怎麼能夠帶着乾兒們在青天白日底下走路，像心地坦白的人一樣呢？要是我能夠挑選你們幾個，我也挑選了，但我可不能，因為這便是區別你們的功績，而你們功勞又是相等的。我還有金子一百五十兩剩着，要分給你們；十二兩一個，剩下的便歸我。你們各自走路罷。再會了，上天保佑你們。當你們聽到我被捉進江戶的牢獄時，請你們禱告着，祝我在陰世平安。』

忠次說罷，拿出三袋金子，五十兩一袋，便傾在草地上。一個人也不去拿那金子。最後大間淺太郎破了沉默。

「你不要這樣的說。我們捨棄了妻子眷屬，到底爲着誰的緣故？我們必得看見你在什麼地方安身，因爲你是我們一夥的首領哩。雖你也許平安的到了信州，我們怎麼能夠和你在這裏分離呢？你自然是不喜歡我們這些暴徒們和流氓們跟去，但你至少總可從我們中間挑選幾個。爲什麼你遲疑不決，不肯指派你的乾兒呢？這是你危險的時候，我們都知道的，總沒有人會爲了選不中的緣故，怨他的運氣不好的。」

全體贊同他的提議。可是忠次猶豫了。選擇的事情，便是顯示他的依賴那些被選中的人，不但如此，他很難處置那些落選的，而且要引起對他的怨恨。那時便起了一會不安的沉默。

「我有一種意見了，」釋迦十歲叫着說，他是二十二三歲的少年，是一個「新拜門的。」讓我們抽籤取決罷。」

乾兒們中間討論了一個鐘頭，那時候忠次靜聽着，不作一聲，他心裏不喜歡抽

籤。他想挑選最忠信的幾個。隨後他想到了投票。

『且住！停止你們的辯論。你們道選舉怎麼樣？我要把選中的三個人帶了去。』

這個意見已大家贊同了，這是很明白的，那首領所要得的，是他一夥人中，頂奮勇幹練的分子。稻荷九郎助靜聽着同伴的討論，早起了厭忌心。他是乾兒們中間的長兄；可是別人從不像長兄的看待他。去年，大前田與忠次兩夥人相衝突的時候，他做了俘虜，失却全夥人的體面。從那時起，他的聲望便低落了。大家在表面上雖稱他『大哥』，心裏却誰也不尊重他。

選舉的事情，是對九郎助失望的心的最後打擊，因為他本領低劣的真相，要從選舉的結果暴露出來。他向周圍張望，想尋個投票舉他的人，但是一個人也沒有，祇有心懷不平的年老的彌助，他是向來妒忌那些新同伴的騰達的。九郎助計算彌助是會舉他的，一面淺太郎可得四票，嘉助至少也可得三票。要是他能再得一票，便好跟着首領去了。

當他輪着投票時，彌助把筆遞給他，做出一種有意味的微笑。九郎助相信他的同伴中已有人投他的票了。他熱切想望再得一票，他前途的運命全懸在那一票上。在首領將往的地方，他雖也不能盼望光明的前途，但他被剩留時，那種恥辱孤寂的感想，更要熬受不了。他想到淺太郎和嘉助之得人望，心中再也不能忍耐了。

『喂，大哥，快些，』淺太郎催促着，那時候九郎助手裏捏著筆，正在凝想。那種聲音激怒了他，使他心裏便起了一種強烈的妒意。他掩著紙片不使同伴看見，用顫巍巍的手寫上『クロスケ』——他自己的名字。

他把紙片投入食籃的蓋內，一種苦痛的悔悟立時直起於胸中。他回想到從前忠次的訓言，『你雖是一個賭徒，不要屈辱你自己，去幹卑鄙的行爲。總要做個好男子。』

『喜藏你把票數報來，』忠次吩咐着說。

各人都注定了眼靜聽。一大半人失了希望，可是還有一種微弱的虛榮心逗遛

在他們的腦際。

「阿撒——阿，淺太郎。淺太郎一票！嘉助喊着。

「淺太郎兩票」他繼續喊着。

忠次露出微笑，因為淺太郎是他一個親信的乾兒。

「喜藏一票，」喜藏喊了出來，帶着微笑。「請看，這是真確的。」

「喜藏又是一票。」他說着，得意洋洋的顯示那張票紙。

「嘉助一票。」

這是開出的第三名字。忠次對那三個名字，不由的露出喜色，因為他們是他最中意而且最信託的乾兒。

「什麼！クロスケ……阿哈，這是九郎助，九郎助一票。」

喜藏高聲報名時，九郎助彷彿覺得面上火燒似的。他第一次覺到羞恥不安，與在胸裏醞釀的悔恨。他不知道怎樣的幹好，那時候，他想到喜藏或許認識他的筆

跡，却是喜藏沒有細看那票紙。

『淺共總三票。喜藏也有三票。』

最後一張票紙拿到喜藏手裏時，九郎助已見淺和喜藏每人四票，嘉助和九郎助每人一票，他相信彌助早已投他。再是一票，他就可當選了。

最後的一票却是嘉助。

『請來看，同伴們，』喜藏說。『嘉助兩票，淺和喜藏每人四票，九郎助一票。』投票的結果誰也不懷疑，九郎助便自覺寬心了。

『阿，沒有異議麼？』忠次問着。他離了所坐的樹段，對於那投票的結果，覺得滿意。『淺喜藏，嘉助，陪伴我。我爲九郎助很是歎惜，但我不能帶你去。我們就此分別了。拿了錢去，各自走路罷。』每人拿到十二兩金子。

『請恕我，我先走了，』他對各乾兒彎了個身，便拽開脚步，望山頂走去。『上天保佑你呵！』乾兒們在忠次背後喝着，他們便動身往草津去了。

九郎助別了忠次，悄悄的站着，深深的作想。一種銳利的羞惡感覺刺激着他，比落選的失望還要厲害。他分明看見別的乾兒投票時，關心著義父的利益，只是他一個人，不顧念他的義父，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票上。

早晨的微風吹來，把票紙吹散了，飛落在草上。

『巡捕將在這些紙裏，探得端緒。』九郎助把紙片收拾起來，裂成碎片。『我要往秩父去，』他自己說着，開始向榛名西南麓，走下山來。他不想再和他從前的同伴會面，他決心做一個秩父的農夫，那邊還有他的親族住着。

他走了二三町，有個人在後面叫着他。

他回頭看見彌助氣吁吁的跑了上來。他一見他的老友，忽然起了憎惡的感覺。他恨那同伴在緊要關頭誘惑他，而且他如今厚顏的來到他這里求助，他的怒氣就加倍了。

『我本想往草津去，後來我想着我的伯父在熊谷，我便改往武州。你肯伴我至

「熊谷麼？」

九郎助憎惡極了，沒有回答彌助。他不作一聲，向前行走。

彌助見他的朋友不高興，便先開口說道：

「我原不喜歡投票，我們的養父未免太過罷。你是和他一同長大的，他不該拋棄你。淺和喜藏，雖也許是強壯敏捷，總還是少年。他們應該選舉你，我想不到怎麼只有我一人投你呢。」

九郎助一直靜聽着，最後的一句話却引起他的怒火。

「你，暴徒！」他正想說出，他又握住腰刀的柄。『再說一句，你要斫做碎片了，』他心裏想。

但是彌助却夢想不到他的朋友動怒，和他一同行走，毫不留意。

九郎助把那隻握刀柄的手放鬆了。他覺得自己很是卑怯，不能責備說謊的流氓。他回想到彌助對他說謊，原是不會料到他投了自己，那時候他便覺得這總是

自己的不是。

『我是這樣的卑怯，連虛偽的人，也無從責備他，』他心裏這樣想。他真是憂鬱淒涼呵，便是暮春的太陽在頭上照着，也彷彿和他心胸的內部一樣的暗黑。

上州的許多山上，一片晴明的天空覆着。成羣的小鳥在九郎助的頭上飛鳴而過，黃色的翅翼在日光裏閃着。遠地裏，榛名山隱約的山峯，聳出在雲霧的上面。

作家傳畧

國木田獨步

國木田獨步 (Kunikida Doppo, 1871-1908) 是日本自然派小說家的先驅，他的傑作獨步集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但當時社會上沒有人理會他，等到田山花袋等出來，豎起自然主義的旂幟，這纔漸漸有人知道他的價值，但是他已經患肺病，不久死了。獨步集裏的正直者 (Shojikimono) 與女難 (Nyonan) 等幾篇，那種嚴肅的性欲描寫為以前的小說所未有的，確可以算是自然派的曠野上的喊聲；但他的興味並不限於這一方面，他的意見也並非從曹拉一派來的；他的思想很受威志威斯的影響，他的藝術是以都介涅夫為師的，所以他的派別很難斷定，說是寫實派固然確當，說是理想派也無所不可。

鈴木三重吉

鈴木三重吉 (Suzuki Miekochi) 是夏目漱石 (Natsume Soseki) 的弟子。漱石在二十世紀初年日本自然主義最盛的時候，提倡他的低徊趣味的文學，獨立一派，可以說是新古典主義。三重吉從他受業，但並不是低徊派，同時也便不是自然派了。派別原是不易定的，有人稱他爲理想派，不過聊以別於他派罷了。他最擅長描寫男子的對於理想的女人的追求與幻滅的悲哀，又寫少年時代傳奇的情緒也很美妙，如櫛黑血鳥及長篇小鳥的巢都是。

石川啄木

石川一 (Ishikawa Hajimé, 1886-1912) 別號啄木 (Takupoku)，初在故鄉澀民村當小學教師，月薪八元，常苦不足，流轉各地爲新聞記者，後至東京，與

森鷗外 (Mori Ogai) 與謝野寬 (Yosano Hiroshi) 諸人相識，在雜誌昂 (Subaru) 上發表詩歌小說，稍稍爲有識者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窘苦，夫婦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沒有醫藥之資，還至於時常斷炊。他的友人士岐哀果 (Toki Aika) 給他編歌集悲哀的玩具 (Kanashiki Omocha) 售得二十圓，他纔得買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種補劑，但半月之內他終於死了，補劑還贖下了半瓶。他死時年二十七，妻堀合節子 (Horai Setsuko) 也於一年後死去了，遺下兩個小女孩。他的著作經友人士岐等蒐集，編爲啄木全集，分小說詩歌及書簡感想等三卷，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完成。

兩條的血痕 (Futatsuji no Chi) 原本收在全集第一卷 (1919) 裏，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和『詩與真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

武者小路實篤

武者小路，實篤是日本的一個貴族，但卻沒有貴族氣。他很崇拜托爾斯泰。願意實行泛勞動主義。他在日本日向村地方，辦了一個新村，又出了一個新村雜誌。他很相信人類是一體的，又極想避免任何戰爭的苦痛。欲以新村的和平運動方法，把現代的社會改造好。他所著的書很多。已經譯成中文的有一個青年的夢，登在去年的新青年上。現在所譯的這篇東西，雖然是寓言，人道的氣味也是很濃厚的。

久米仙人一篇所說的是久米仙人的事。相傳久米是太和國上郡人，在吉野郡龍門寺中修道，成了神仙。後來他看見一個女子的白脛，遂重墮塵世，和她結爲夫婦。現今高市郡的久米寺，就是爲他創立的。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eo) 生於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國。一九一〇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爲世間所知。繼又刊行個人雜誌泉文名益

著。一九二三年六月因戀愛失敗，與戀人秋子情死於鄉間別墅。死後一月始被發見。世人無不哀之。

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他說——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

愛者，一個都沒有。無因了愛而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是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儘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活的小兒，有時死的小兒，有時雙生兒，有時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攬住在牆的那邊隱現着的生活或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儘量的高揚我的旗幟，儘量的力揮我的手巾。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夠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於幸福的絕頂了。為想要遇着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

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菊池寬

菊池寬是日本的一個著名新進文學家。著歷史小說多種。以精於心理分析見稱。

庫文方東

東方文庫目錄

- | | | |
|----------------|--------------|----------------|
| 〔1〕辛亥革命史 | 〔2〕帝制運動始末記 | 〔3〕壬戌政變記 |
| 〔4〕歐戰發生史 | 〔5〕大戰雜話 |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
| 〔7〕華盛頓會議 | 〔8〕俄國大革命記略 | 〔9〕勞農俄國之考察 |
| 〔10〕蒙古調查記 | 〔11〕西藏調查記 |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
| 〔13〕世界風俗談 |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 〔15〕中國改造問題 |
| 〔16〕代議政治 |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 〔18〕領事裁判權 |
| 〔19〕新村市 | 〔20〕貨幣制度 | 〔21〕社會政策 |
| 〔22〕合作制度 | 〔23〕農荒豫防策 | 〔24〕近代社會主義 |
|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 〔26〕社會主義神髓 | 〔27〕婦女運動(二冊) |
|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 〔29〕家庭與婚姻 | 〔30〕新聞事業 |
| 〔31〕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 〔32〕中國社會文化 | 〔33〕哲學問題 |
| 〔34〕現代哲學一變 |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 〔36〕心理學論叢 |
| 〔37〕名學稽古 | 〔38〕近代哲學家 | 〔39〕柏格遜與歐根 |

-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三冊)
〔45〕究元決疑論
-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衛生
- 〔55〕石炭
〔56〕鑄錠
〔57〕飛行學要義
-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三冊)
-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 〔73〕元也里可溫考
〔74〕東方創作集(三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Modern Japanese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日本小說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0

50/000